

# 刘梦溪 | 花落花开 水流不断 ——追忆赵朴初先生（上）



【图注】赵朴初（1907年11月5日-2000年5月21日），著名社会活动家、书法家，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、民进中央名誉主席、中国佛教协会会长。

【编者按】本文摘自《八十梦忆》第二章“念故人”，原标题《悼朴老》，首发于2000年6月22日《光明日报》。凤凰网国学经作者授权发布，标题为编者所拟。

朴老逝世了，我并不感到意外。九十年多岁的老人，这两年一直住在医院里，终归是一天天往人间的尽头走去。几周前与内子谈起，已有淡淡的不良预感。四月上旬至五月中，南行养病，先后在南京、扬州、常熟、苏州、上海、杭州逗留，多处看到朴老的字。没想到回京不久，就传来噩耗。坐落在北京南城东绒线胡同内南小柵胡同一号那所温馨的宅院，这几天一定悲戚肃穆而忙碌吧。我知道我应该却不必前去打扰。陈邦织先生也需要安宁。更没有想写悼念文字。但是，当看到报上朴老

遗体火化的消息，遗嘱中有如下的字句：“生固欣然，死亦无憾。花落花开，水流不断。我今何月有，谁安安息。明月清风，不劳寻觅。”我感到虽不一定有必要写点什么了。

我与朴老相识，是1974年的秋天，经李一氓先生的介绍。当时正参加《红楼梦》新版本的校订，遇有版本校勘方面的疑问，常向氓老求教。一次谈及佛学问题，氓老说：“我不懂佛学，你去找赵朴初。”于是写了一封信，并打了电话，让我前去拜谒。从此有了在南小柵胡同“缘”说“法”的机会。不过时值四逆横行，国运少安，每当谈及国运兴衰的观感，常寄之以诗。且边吟诵，边随手书写，与友人共赏。1975年，

社会上忽有评《水浒传》之举，朴老以《读〈水浒传〉》为题，成诗四句：“废书而长叹，燕青是可儿。名虽蒙浪子，不犯李师师。”恰好一天我在，他用铅笔写在一张薄薄的稿纸上，笑着看我赏读。当我发现我领会了三四两句的“今典”意涵时，他朗声大笑。这首诗1978年出版的《片石集》中没有收录，我保留有当时的手迹。

惊心动魄的1976年，是我与朴老接触最多的一年。总理逝世，举国同悲。清明祭扫，共讨逆贼。那民意的表达的历史时刻，而“四五”运动，惨遭横暴，一夜之间，天安门广场风云变色。朴老写了一首《木兰花令》抒写愤峭的情怀：“春寒料峭听雨听风过清夜半。门前锦瑟起清商，陡地丝繁兼絮乱。人间自古多情怨，休遣芳心轻易断。流水落花红不温，敦厚的诗风，几乎是金刚怒目了。他用宣纸写一小幅送给我，我知道这首词含有对青年对后学不管风云如何变幻，也不更易人生定念，即使是已经归去的春天，也会披着新装重新走来。

新时期开始以后，朴老预闻国政，

担负日重。我问学写诗，又平添许多任务，便自知不该多去打扰朴老了。整个八十年代，我们都很少见。但朴老1977年给我写的一副对联：“天道无亲常与善，人始才非正不能奇。”始终挂在我的书房里。对联附题识：“十年教训，得此一联。天道作自然法则历史法则解。与犹亲也。无奇，相反相成之理，不甚然欤。”

1987年初秋的一个下午，我正伏案写作，猛一抬头，看见朴老联语的题款是“一九七七年九月”，倏忽之间已过去十个年头，抚今追昔，不禁感慨顿增。遂信手草一函寄给朴老，感谢十年来这副联语对我的激励，同时坦告，此时的心境更喜欢王国维的两句诗：“云若无心常淡淡，川如不竞岂潺潺。”没过几天，朴老就以娟淡秀美的笔墨，写来了静安诗

句，下款署“丁卯中秋”，一个更加不容易忘记的日子。

1990年《中国文化》创刊一周年研讨会，朴老于百忙中参加了，并讲了话。他赞同我们确定的“深研中华文化，阐扬传统专学，探究学术真知，重视人文关怀”的办刊宗旨，勉励我们即使遇到困难，也要想办法把刊物办好。在此之前，具体时间记不得了，我与朴老曾见过一面。在朴老家，像往常一样，朴老坐在背南朝北的单人沙发上，我坐在旁边长沙发的右侧，近膝倾谈。他慢吟着说：“殷有三仁焉”“微子去之，箕子为之奴，比干谏而死。”我知道，《论语》里讲这个故事，下面还有柳下惠不能被黜的记载。因此我提到了柳下惠。但朴老如同没有察觉，仍喃喃念诵：“殷有三仁焉！殷有三仁焉！”

